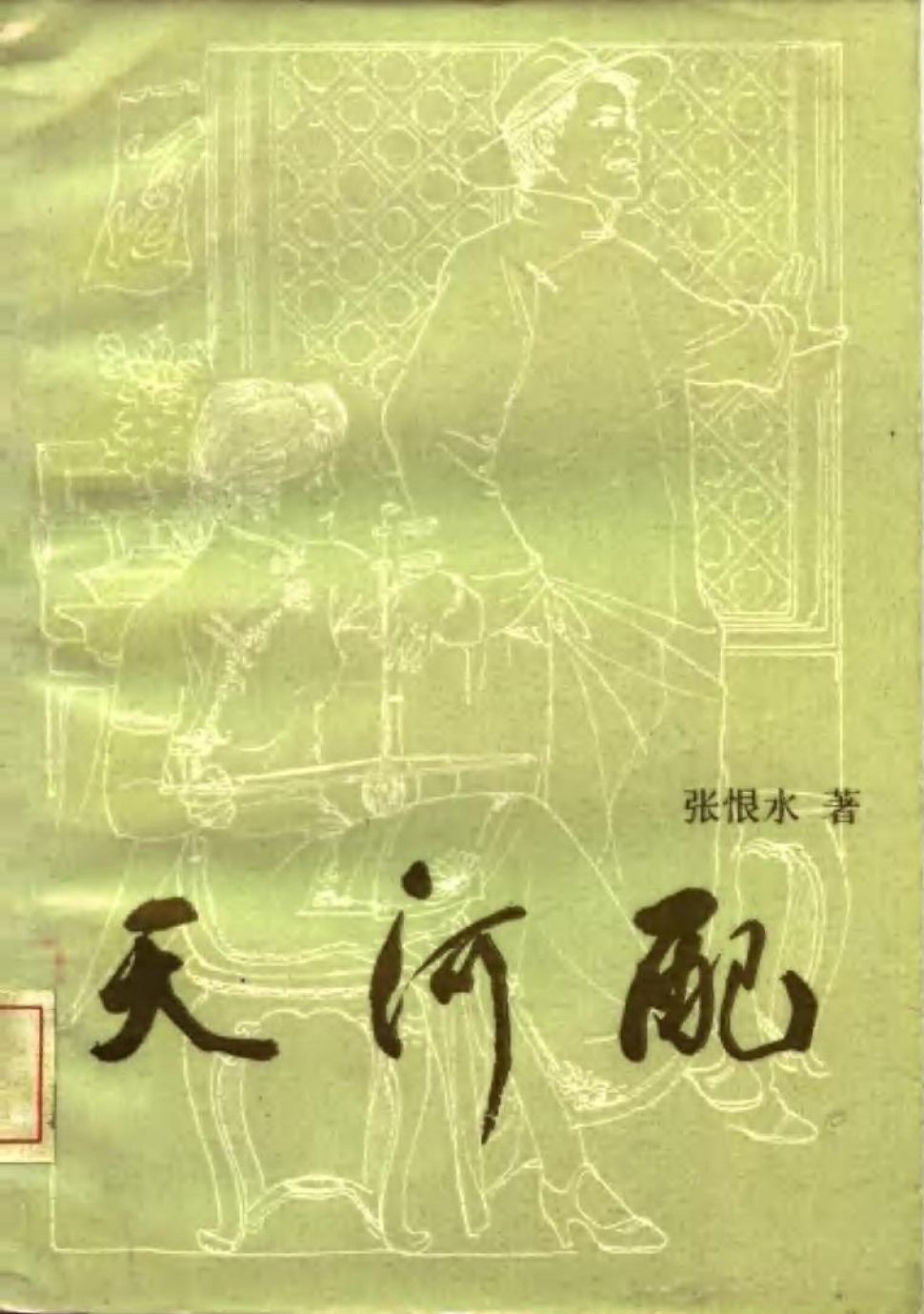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恨水 著

天 河 配

天 河 配

贵州省文联文艺图书编辑部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二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4.75印张 307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690 定价: 2.70 元(压膜)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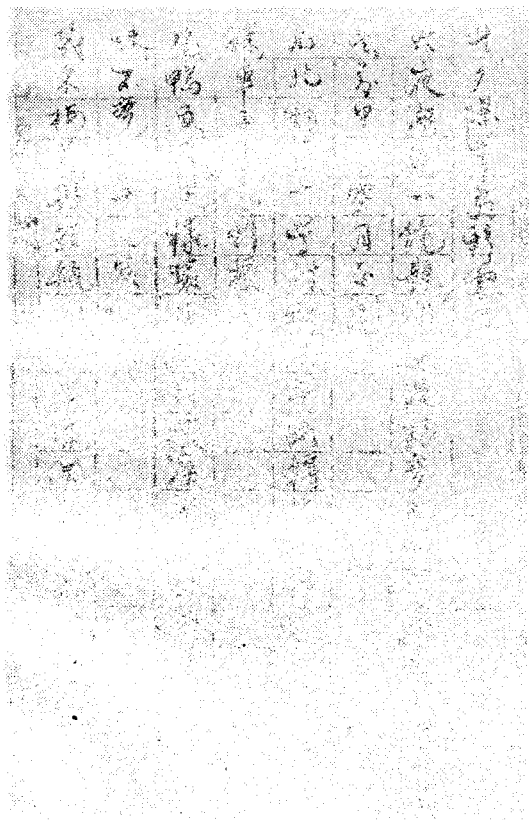
《天河配》是张恨水三十年代的杰作。

故事描写北京著名坤伶白桂英，爱上一个大学生、小官员王玉和。正当他们举行婚礼时，王玉和的差事丢了。一对新婚夫妻，过着贫困生活，饱尝人间冷暖。怎么办？是安于贫困，维护“清白”名声，还是让桂英重新登台唱戏，出卖笑脸？夫妻俩荡起了各自的思想波澜。为谋生计，桂英只好再次登台演出，屈意迎逢那些捧角的纠缠，王玉和也不愿依赖妻子，决计外出另谋职业，演出一场富有情趣的“天河配”。

作者虽然写的市民生活琐事，情场纠葛，却能揭露社会，透视人生。反映了旧社会青年谋生不易，坤伶作人更难。情节离奇，妙趣横生，文笔流畅，形象鲜明，雅俗共赏。



一九二三年張學良
赴蘇聯攝影



自序

本书的故事，大部分是有的，只是书中女主角的下半段演变，与事实相反而已。当这故事发生的时候，我还住在北平，见闻逼真。我觉得女子谋职业，实在不易，尤其作伶人，很难逃出社会的黑暗层。而同时又感到青年用非所学，不能吃苦耐劳，虽有学识，也是容易落入陷阱的。这种故事，实在是现成的小说题材，不应该放弃。

就在这时，潘公展先生在上海办晨报，约我写部社会长篇，我就以此篇故事报命，取名《欢喜冤家》。载出之后，颇也蒙受社会人士予以不坏的批评。抗战之后，有人将此书盗印，销行沪港。书辗转到了重庆，我取了书再看一遍，觉得对男主角的转变之由，还写得不够，因此我重新增订，改名《天河配》，以便更切合戏剧气氛。事实上，他们也正是天河配。意识方面，对“懦夫立”这点，特地加强。而就人情言，也毋宁说这是应有的了。我们作小说问世，不敢说令读者读之一定有益，至少也让人家读之无害，区区微意，读者于看完全篇之后，当可予以亮察。

至篇中所写年月，比较含混，这是笔者讨巧之处，不过将故事时间缩小，让它紧凑些，并非笔者螳螂不知春秋也。附带声明一句。

三十三年三月张恨水序于南温泉

目 次

- 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声到煞尾
甜酸莫辨倩影记从头..... (1)
- 第二回 一念虚荣停歌投大吏
十分诚意拱手送情人..... (15)
- 第三回 投刺怯严威缘慳一面
赠仪消宿约报止千金..... (30)
- 第四回 心事重归来匆匆送客
风光问嫁后郁郁思人..... (43)
- 第五回 不语只温存少年可爱
试歌转凄楚怨女兴悲..... (57)
- 第六回 两地缠绵旁人暗结网
半生倜傥知己故谈狐..... (71)
- 第七回 为悦己容频来露心迹
解美人意隔座受衣香..... (85)
- 第八回 座有解人定情在杯酒
目无余子立誓作花铃..... (98)
- 第九回 渐起疑团情书漏消息
忽生急病妙计定风波..... (111)
- 第十回 好语珠圆媒妁翻灵舌
寸心麻乱晨昏计聘钱..... (124)

- 第十一回 解闷时都忘缠绵无限
弃官言不得啼笑皆非..... (137)
- 第十二回 闺梦逐征车还怜小别
农家苦夏日转异远来..... (152)
- 第十三回 掘地取藏银艰难赠弟
登门献重币挥霍为卿..... (165)
- 第十四回 冷热只因财留餐沽酒
聪明还弄舌饯别放歌..... (179)
- 第十五回 如愿以偿千金博此夕
见机而作一曲话当年..... (192)
- 第十六回 伉俪情深解铃原有术
逢迎道苦托钵竟无门..... (206)
- 第十七回 一代莺花销磨七件事
满城风雨高卧二分愁..... (221)
- 第十八回 频道不如归形成槁木
可怜无所好目送飞鸿..... (236)
- 第十九回 离膝去依依枯荣莫卜
回乡愁戚戚甘苦难同..... (252)
- 第二十回 举目尽非亲且餐粗粝
捧心原是病频梦家山..... (267)
- 第二十一回 革面却繁华衣衫尽换
健身安贫贱井臼同操..... (280)
- 第二十二回 奇货可居双身释重负
百喙莫辩千里报调言..... (294)
- 第二十三回 无限伤心假炉度长夜
不堪回首含泪看新春..... (307)

- 第廿四回 生女不留人川资暗赠..... (321)
求官还作客京市空来
- 第廿五回 铄羽空回托足嗟无地..... (335)
埋名可隐伤心愧有家
- 第廿六回 一饭艰难王郎原自愧..... (348)
十年薄幸冯妇竟重来
- 第廿七回 喜怒总无因心藏隐痛..... (375)
声容浑不似弦托悲音
- 第廿八回 情敌难忘借杯浇块垒..... (375)
醉乡堪老酣睡是生涯
- 第廿九回 宴客避良人强为欢笑..... (389)
开门迎伧父故作痴聋
- 第三十回 归去已柔肠何曾奋斗..... (402)
别来空忍泪终冒嫌疑
- 第卅一回 言所难宣颠狂半夕醉..... (416)
势在必走决绝一封书
- 第卅二回 垂泪尚登场悲歌欲绝..... (429)
伤心难撒手忍辱空还

后 记

心 香

- 一回忆父亲张恨水的贵州之行张 伍 (444)

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声到煞尾 甜酸莫辨倩影记从头

这书开场的所在，乃是一个旧式戏馆的后台，台上正唱着戏，后台的戏子，在锣鼓声中，纷纷的扮戏，杂乱极了。这是北京的唯一的坤伶班子，后台除了管事和梳头跟包的人而外，也全是女子。一个扮杨贵妃的角色，穿了宫装，戴了凤冠，站在上场门后边，手上夹了一支烟卷在抽着。她面前站了两个扮太监，六个扮宫女的配角，簇拥着一团。一个扮高力士的丑角，将手上的云拂，在宫女头上举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：

“小刘！小刘！跟我买的麻花烧饼呢？我这就上场了，吃不吃呢？”管事的田宝三抢上前来道：“别乱！要打上了（打上是艺人行话，即出场）。嘿！杨老板，您马后点（艺人行话，即慢一点），程老板还没有来。”说着，他向那个扮杨贵妃的说话。她喷着烟道：“我怎么马后呢？多唱一段四平调吗？那个师傅教的醉酒，是那样子唱法？”田宝三道：“请佟老板多说几句废话……”扮高力士的冷笑道：“得！到了我们这儿，就是废话了。”田宝三道：“佟老板，您别尽挑眼……杨老板你叫板。”那个扮杨贵妃的抢上一步抓住门帘子，正待说话，又向后退。扮高力士的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高力士没上，娘娘就叫板了。打上了，老周，咱们上吧。”门帘一掀，两个太监上场去了。田宝三见杨贵妃瞪了一双眼睛，

便向前对她拱了拱手道：“对不住，今天我真急，有点乱。您瞧就剩醉酒了。这新人的家庭，全没有扮，来得及吗？”杨老板道：“我杨桂芬不伺候大角儿，你不会预备垫个戏，让我们瞎抓干什么？刚才我是没嚷出来，嚷出来了，台底下准是个满堂彩的倒好。唱这多年戏，连一出醉酒都唱不过来，这不成笑话了吗？别人有了主儿。我们还得靠唱戏吃饭啦！”她说到这里，早听到戏台上太监已经说着“远远望见娘娘来了”。只好抢上前一步，抓着门帘，叫了一声“摆驾！”将手指上夹的烟卷头，向地上一掷，退后让宫女们上场，接着也就出台了。田宝三回转身，站在后台当中，两手一扬道：“就剩今天一天了，大家都不给我一个面子，打电话，派人找，什么都办到了。还是头齐脚不齐，这叫我怎么办？没法子，垫个化缘吧。”他口里说着话，人在后台乱跑，抓了几个女戏子，将她们拖到一处，乱指点着道：“你扮和尚，你扮老道，你扮相公，你扮院子去！”说着，用手将这四个小角儿一推。这四个小角儿看了他一眼，不敢说什么，各自扮戏去了。田宝三在后台跳着脚道：“戏也垫了，再要不来，我可没法子。”说时，在身上又掏出小表来看了看，摇着头道：“我真不懂这名角儿是什么心眼儿，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，还要给我们为难，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他妈……”忽然好几个嚷了起来道：“程老板来了！”果然有四个花枝招展的女子，笑嘻嘻的走进来了。第一个就是叫程老板的程秋云，紧跟她后面的叫白桂英，是这班子里两个台柱。最后面一个叫于秀宝，一个叫金小楼，也都是重要的配角。田宝三抢上前，迎着程秋云笑道：“四位在哪儿来？我们哪里没有找到，真急了。我除了招呼她们马后点而外，又垫了个戏。”

程秋云脸上红红的，笑道：“我们有个饭局，你忙什么？到了上场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来。今天是临别纪念，你瞧，又卖个十成座不是？我凭着这些听戏的面子，也不能误卯。不用垫戏，我们说扮就扮。田大爷，你得明白，今天我可是尽义务来的，你可得委屈点。”田宝三笑道：“得啦！程老板，你扮戏去吧。”程秋云走了，白桂英站着，手上拿了条绸手绢，当了扇子，在脸上拂了几拂，笑道：“今天天气真热得很！”田宝三看她脸上时，酒晕红到耳朵边来，身上穿了印花粉红缎子夹袍，越发烘托得艳色凌人。她拿着手绢的那只手，光了大半截手胳膊在外，带了一只玉镯子，越显得手臂溜圆。她前额的刘海发梳得很长，几乎可以要罩到睫毛上那双滴溜溜灵活的眼睛，只管看了人活转。田宝三笑道：“程老板因为要出阁了，所以那样高兴，白老板今天也是这样高兴，又是什么喜事呢？”白桂英依然将手绢在脸边拂着，微笑道：“自己心里痛快了，就高兴，不痛快了，就不高兴，要有什么事情才高兴吗？”田宝三碰了这样一个钉子，倒没有什么话好说，只得点着头道：“到了时候了，你去扮戏吧。”白桂英笑道：“忙什么，我在半中间才上场呢，谁有烟？送我一根抽抽。”田宝三连忙在身上掏出烟盒子来，笑道：“我的烟不大好，白老板抽不抽？”白桂英笑道：“只要有烟过瘾，我倒不论好坏。你若真有心请我，不会去买一包烟来请我。”田宝三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？你先抽这一根。”说着，将那根烟卷递了过去。白桂英将烟卷衔在嘴里，将两个手指头，夹了两夹，笑道：“送烟来怎么不送火来？”田宝三答应了一声“是”，连忙找了一盒火柴来，擦了一根，弯着腰将她的烟卷点着。她喷出一口烟来，道了一声“劳驾”，高跟皮鞋走得如风摆杨柳一般，

到她的特别化装室去了。原来这个戏馆子，叫三喜茶园，是个纯粹的旧馆子，后台的糟乱，简直不可言语来形容。后来伶人思想进化，在这里唱戏的台柱，有些不满意于后台的秩序，因之就另辟两个特别化装室，留给台柱扮戏。这两间屋子，便是程白二人各占了一间。白桂英走进了她自己的屋子，跟包的早已拿出了衣服，坐在那里等着扮戏。白桂英洗过了脸，抹了胭脂粉，见壁上只挂了两件旗袍，便问道：“老李，有的是行头，干吗不给我多拿几件来？”老李道：“往日唱新人的家庭，都是这两件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干吗和往日打比，今天不是临别纪念吗？”这句话说完，有人在门外答道：“程老板是临别纪念；怎么白老板也是临别纪念呢？”田宝三手上拿了一盒烟，笑嘻嘻的走进来了。白桂英笑道：“这竹杠算我敲着了，真送我一包烟卷。”田宝三道：“真个的，白老板不打算干了吗？你要一不干，我们这班子就散了。我们这班子，不比别家，全是靠本戏叫座。程老板走了，你又走了，那里找这两个人抵缺去！”白桂英打开烟盒子，又取了一根烟卷抽着，笑道：“那活该了。我能为了这个班子，唱一辈子吗？我今年二十五岁了，再过几年，我成了老太婆，唱戏不吃香，嫁人也不吃香，我怎么办呢？”田宝三笑道：“这样子说，我们也要喝白老板一杯子喜酒了。姑爷是谁？”白桂英道：“什么姑爷呀？我找汪督办去。我到了那里，他要我不要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”田宝三道：“大家都要去，我也没法。这是小姐们的终身大事，谁敢多说一句话呀！”白桂英道：“坤伶有的是，你们不会再去找两个人？本戏也没什么难，多说两回就行了。”程秋云这时匆匆地走来了，嚷道：“你们说话有完没完，该上场了。”白桂英这才换了

衣服，站到上场门去等候。田宝三听了她的话，凭空不免添了一桩心事，在墙犄角边一个戏箱子上，盘腿坐了。口里衔了一支烟卷，只管想心事。有人叫道：“三爷！想什么了？坐在这里发愣。”他看时，是白桂英的母亲朱氏，便由戏箱子上跳下来，笑道：“今天是临别纪念了，咱们这个局面，凑合着也就有三四年，今天说散了，心里怪不好受的。”朱氏道：“那没什么呀？东方不亮西方亮呢！您不会想法子，让咱们时老头儿，再组一个班子吗？”田宝三道：“我的意思不是那么说，咱们在一处凑合着这多年，相处得很好的，现在说散就散了，总有些舍不得。您的白老板，也转了心眼了，不久也就有婆婆家了，”说着一笑。朱氏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用提了，这年头儿，半由天子半由臣。依着我的意思，我们姑娘总得替我再唱两年戏。可是程老板一走，她也动了心了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？”正说到这里，台底下哄然一阵的叫着好。朱氏又道：“你瞧，外面这样叫好，她们的人缘多好，偏是不肯干。”田宝三再要说什么，却见白桂英走进来了，于是向朱氏丢了个眼色，偏是她眼快，早看见了，便迎上前来道：“你们这里又说我了什么了？”田宝三笑道：“说您人缘儿好，捧的多。”白桂英鼻子哼着道：“下句我跟你们说了吧，为什么不唱戏呢？朱氏瞪了她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白桂英冷笑一声道：“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们为你们打算，我自个儿也为自个儿打算。”说着，一扭脖子走进她的化装室里去了。他们在后台说话，听着的人，自然是很多，这时有穿古装的，有穿时装的，有打了一脸的黑，化了装的，一大堆人，围了田宝三，都是问散了班子，以后怎么样。田宝三一拍手道：“我哪知道呢？我是个管事的。有人唱戏，

我就管事，没人唱戏，我就再找饭碗。今天到了这个时候，时老先生还没有来，大概也不得劲儿。你们回家去候着吧，不组班就罢了，要是组班的话，当然咱们还凑合着在一处。”

这些女戏子们，听到这个话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总而言之，大家是没有指望了。所有前后台的人脸上都带着愁容，只有程白二人是高兴的。这样一来，后台坤伶们，三三两两，议论纷纷起来，大娘们都说：“放了戏不唱，忙着嫁人作什么？嫁人有什么好处？在家里要管家事，看公公婆婆的颜色，受小姑子小叔子的闲气，出外还得和丈夫说明。那一样自由？”姑娘们又说：“象她们唱红了的人，有人抢着要。什么时候要嫁人？要嫁怎样一种人？自己都可以去挑。没有唱红的人，人家听说是唱戏的姑娘，不会居家过日子，都不肯要，只好唱一辈子戏了。”程白二人见后台大家团聚着低声说话，心里也各明白。在台上程秋云下场的时候，和白桂英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到我屋子里来。”她下了场，装着找东西，找到程秋云屋子里来。秋云将房门掩着，低声道：“你瞧见没有？因为我们两个人不唱戏，大家要散伙，都怪我们呢！”白桂英道：“活该！我们能为着大家唱一辈子戏吗？唱戏也成，他们给我找个爷们去。”程秋云将一个手指搔着脸腮笑道：“你也不害臊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实话吗？什么害臊不害臊？你要怕得罪人，你就别跟张三爷去，我也不去找汪老头子。”程秋云笑道：“你喝了多少酒？到这个时候，你还说着醉话。”白桂英道：“我句句说的心腹话，一点儿也不醉呢！”外面有人嚷道：“两位姑奶奶，干吗？关了门瞎咕着，别误场呀！”这正是朱氏站在房门外。白桂英开了房门走出来道：“谁关了门？您这话倒说的是，咱们就是这一台戏，

别闹出什么笑话来。”朱氏最不爱听这一句，站在一边，又瞪了一眼。这不但她母亲瞪她，所有在后台的戏子，见她那种喜洋洋的样子，都远远地望着她。她只当不知道，只管笑嘻嘻地在后台走来走去。到了戏完了，大家卸了装，正待要走，她们的班头时鹤年跑到后台来了，手上拿了帽子，远远的看到白桂英，就连连拱手道：“偏劳偏劳！我有点事分不开身，这时候才来。白老板请缓走一步，我还有几句话说。”白桂英道：“您不用说，我明白，也不忙在这一刻儿。我等着要回家去，吃点儿东西呢。”先前那个扮高力士的佟福庭，还没有走，这时走上前来向时鹤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这班子里，是双喜临门，白老板也有了姑爷了。”她穿了对襟黑布短夹袄、敞着胸面前一路钮扣，露出里面的白汗褂子来，大有男子的气概。头上歪戴了一顶呢毡帽，露出脑门子来，腰上系了一根白扁带子，在白袄下露出一大截白穗子来。白桂英向她脸上望道：“你要在后台唱打渔杀家吗？瞧你这个样子！”佟福庭点一点头道：“您还记得，我们初次配戏，就是这个。现在您是抖起来了。我们不知哪辈子出头。”白桂英知道她的口舌不饶人，笑着向大家道：“再见吧！”说毕，在人丛中挤着就走了。佟福庭伸了伸舌头，又摇摇头道：“姑娘出门子，这也很算不了一回什么事，为什么这样的高兴呢？”朱氏留在后台，还没有走，听了许多人说，都是批评自己姑娘不对的，只好装着糊涂，悄悄地走出后台，就雇辆车子回家。到家的时候，桂英换了一双拖鞋，躺在一张睡椅上，口里哼哼唧唧的唱着。朱氏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回家来吃东西的吗？怎么在这里躺着？”桂英道：“我为什么不回来，我在那里，存心去听闲言闲语吗？”朱氏板了面孔，不理睬她，依

然走向她自己的卧室里去，桂英望着她母亲的后影笑了一笑，还是躺着唱她的。这个时候，她的包车夫，在院子里叫道：“林二爷来了。”桂英道：“请吧！”在说话的当儿，有人在院子里道：“今天没出去。”这人进来了，是个三十附近的人，穿了件灰色湖绉的夹袄，黑呢帽子，虽不寒酸，却很朴素。在堂屋门口，就取下帽子，连作两个揖，笑道：“白老板，我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桂英笑道：“没进门，先来两个对不起，什么意思？”他道：“今天是白老板的临别纪念，我因为有事，没来捧场，你说应该要怎样子罚我，就怎样子罚我得了。”桂英笑着，和他接过帽子来，挂在帽钩上，用手绢将桌子边的椅子拂了两拂，请他坐下。原来这人叫林子实，是煤矿公司的一个重要职员，捧白桂英多年，花钱也很不少，只因为人忠厚，对于一切的时髦玩意，都不在行，行为也欠活泼，桂英虽很得他的帮助，却有点嫌他笨，所以交情只是平常。可是朱氏到很喜欢他，常叫他到家里来坐，因之他比一班捧场的，容易接近桂英些。这时他见桂英满面春风的，坐下来笑问道：“白老板今天这样子高兴？”桂英笑道：“因为你来了。”林子实道：“这就不敢当。我今天没有捧场，你不怪我，就原谅得多了。”桂英拿了一根烟卷，放到他嘴边，擦了火柴，给他点上，又倒了一杯热茶，放到他面前。林子实起一起身道：“您别张罗，让杨妈来得了。”桂英笑道：“不成？咱们交朋友，交一天是一天了，这几年您待我这一番好意，实在少有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自己想想，实在是没有什么报答你的。”林子实抱着拳头道：“你这样我就不敢当。”白桂英眼睛向他一瞟道：“不能那样说呀！捧角的人，为什么来着？又花钱，又耽误了光阴。你是个忠厚人，

有话说不出来，我心里可是明白的。”林子实被她赤裸裸地说明白了，倒无话可说，只是搭讪着抽烟卷。白桂英笑道：“真个的，我不是说假话。今天请你坐一会儿，让我到饭馆子里叫几样菜，请你一请。我还有一句话奉劝您，以后你别捧角，详细的情形，让我慢慢告诉你。”林子实道：“白老板，你既然知道我是个老实人，当然我不会朝三暮四的，又去捧别个人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唉！你还是没有懂到我的话。因为从今天起，我已经不唱戏了。我怕您那班朋友，因为你无人可捧，又凑合着去捧别人。这捧角可是冤大头的事呀！”林子实道：“白老板也不唱了吗？我只知道程老板不唱，倒不知道白老板也不唱了。”朱氏坐在屋子里，先是生白桂英的闷气，不愿意出来，这时听了她所说的话，有些忍不住了，便走出来笑着叫了一声“林二爷”，接着叹了一口气，在他对面坐着道：“你不用问，她和程秋云一样，犯了名角儿的病。”白桂英道：“怎么叫名角儿的病呢？”朱氏道：“反正是什么事都不在乎罢了。”林子实怕她母女会争吵起来，就摇摇手笑道：“我都明白了，白老板也应该……”说着一笑。白桂英站在堂屋门口，就向外面叫道：“到馆子里给我叫几样菜来，还带两壶玫瑰露。”林子实站起来，正要谦让着，白桂英一摆手道：“你难道瞧不起我，我不唱戏了，请你在家里吃餐饭都不成吗？”林子实笑着，只得坐下来。白桂英在身上掏出一张钞票，吩咐车夫去叫菜，然后又陪着林子实谈话，因笑道：“我不但是不唱戏了，也快不在北京待着了，离别是真离别了。我应当送些什么东西给您作纪念哩？”林子实道：“不在北京待着，上哪儿去？”白桂英道：“您总也知道。”她不觉得低了头，抿着嘴微微一笑。林子实道：“莫不是要